

大雲山房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大雲山房文稿通例

一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故漢魏以來多自書子集中皆書字用王子淵法也序記文多自書宋人稱人曰實自稱曰愚亦入之序記集中皆書名碑志文漢魏本文不入撰人名集中入撰人皆書名用韓退之法也傳文後書論曰用班孟堅法也

一大傳本史書體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不入本集後人有入本集者或自存史乘或爲史官擬藁而已集中無大傳其小傳外傳傳中必書名祖父及傳中所及之人雖貴且賢必書名祖父賢始見子孫亦然妻妾有故始見傳非碑志體也官與地必書

本朝之名紀實也爲異姓作家傳非正例集中同姓家傳名書諱某不書姓不書所籍子孫之言也傳中所及之人書某公某名某君某名儒者書某先生某名與祖父交尊之也存其名記事之體也遠祖家傳所交之人止書姓名世不及也

一大傳書名書字不書號史法也儒者於傳中事別書稱某號先生亦史法也外傳小傳或書號或書別號道號著性情也古者幼名冠字故於名下書字世人加字於名上者非也集中名字并書者字皆在下號或取地或取所居始六朝之稱清溪大山小山稱者亦稱南嶽青原至宋人人稱之世人止稱號而加於名之下是稱其人而後綴其地及所居亦非也集中名號并書者名皆在下別號如優郎醉吟先生道號如華陽真逸無垢居士集中有故則書

一傳目自漢書以下皆書名史記或書名或書字或書官或書爵集中家傳皆書號書先生外傳小傳皆書字或書人所稱如曹孝子是也

一碑志文較史傳例稍寬集中凡文中所及之人書某官某姓公或某姓君再書名其籍州蒙古不紀其氏者書某官某名公或某名君用元色目人例也紀其氏者書如漢人

一碑志文目書階官書職官書爵書諱此通古今例也古人集多不盡一者

集中止書職官其階爵諱於文中見之書石則目具階職爵諱用當時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目監司以上書公以下書君成一家學者書先生所尊書府君友書字婦人書所生之姓姓所以別女子也其夫之姓文中見之一集中碑志文目止書某公某君某府君其妻之合葬者文中見之以合葬志非古法也附葬志書附葬從夫之義也

一集中遺事述書法如碑志行狀行略書法亦如碑志書事之書法如傳

一墓表有列銘及詩者變例也集中皆不列銘及詩碑記列銘及詩者正例也集中皆列銘及詩壁記則無之其壁銘有序者書并序以別於壁記也

一碑志文有序有志有銘記作文緣起序也記事及葬年月志也縣數之銘也集中志文有作文緣起者目書并序餘不書其有志無銘者目止書志

志略者目止書銘碑文皆書碑銘不書并序碑以無序爲正例也

一爾雅歲名歲陽二章曰歲在甲寅在寅而以闕達攝提格名之太史公律

曆志書闕達攝提格而年表書甲子後儒謂年不書甲子者謬說也然尙書春秋皆書年數各史書因之故記事之文以書年數爲是集中從之

一碑志文書甲子則不書日數書日數則不書甲子正例也集中有書日數并書甲子者以之別疑表信變例也書越三日戊申越五日甲寅其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書始遷祖及曾祖以下其高祖有功德則書書母書前母繼母生母不書曾祖祖母其書者變例也書妻書子書女不書孫以孫應

書其父之碑志也有故則書集中有應書之人而不書者必有當絕之道焉此春秋之義也傳文中亦用之

一集中碑志文必書葬月日及地不書者乞文時未卜月日及地也必書曾祖以下及官名其書某官某名止從某某者狀失體不官不名或失體不及其上世也

一集中碑志文曾祖以下有官者書職官卒後贈職官亦書至于孫貴封贈官止書階官以不治事也

一集中傳文止書某年進士舉人不書某科史法也碑志文書鄉試中式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詳之也

一集中序文地名據今時書之官名亦然其或書古官者自唐以後人多稱古官至今沿之存當時語也碑志文述人官書古官者亦存當時語也書上書官專皆與序文同記文不書古官紀實也

一集中書上書目皆書姓書官座主舉主及所受業稱先生其目書官文中書先生者非所受業也友書字其書號者或其字不著或其字不應古法如號之取地取所居也漢人友稱字唐人稱行宋人稱官於所學稱號自明以來及門俱稱號矣時爲之也

一集中書上書首必書某人閣下足下執事未必書某月日某謹上以別於尺牘也

一禪悅文古人入外集以爲佛家言也集中辨正經論者仍不入外集辨正道家言亦然

一史記漢書載四言詩歌行晉唐書以後載五七言古近體詩此史法也文家載詩則格下集中載詩者皆入外集詞曲不載

一集中文格近者亦入外集

一詩目唐人或書行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今官或書古官或書所官之地宋元明人或書號或書世所妄稱之官如總制官論是也集中書號書古官不書所官之地號亦地名不可與所官之地相沓也不書妄稱之官懼雜也一人再見不書姓遷官者改書官其年數六朝以後皆書甲子集中從之

一詞目以曲名爲目次行低一格注題不注題者皆無題也

譚子居先生行狀

宜興吳德旋撰

先生姓譚氏諱敬字子居一字蘭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潭祖諱士瑣考諱輪兩世並以先生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夢陽遊然特論好獨出已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臧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梅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臧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臧文爲序以送其行其略曰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皆子居向時之所道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特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無敬敢不求從良友之規既至富陽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懼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齡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遷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縣新喻吏士素橫視官長輕

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創之人疑先生之爲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聲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舊七年張臧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臧文在也今臧文死吾當并力爲之先是臧文與今禮部侍郎蕭山湯公金釗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黃宗義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臧文辯論往復也及臧文卒先生爲書與侍郎其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懸置之懸置之者非也揭竿於市者

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督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探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爲善於紀述而說經非所長焉十年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中俗好訟鬪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咸悅約東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干以非義瑞金諸生楊儀招倚富姦逼佃戶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脫罪先生峻拒之後屢邀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十五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明年三月引

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十九年以奸民誣告家人得贓失察被劾黜官先生爲人質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偉薨於位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惜曰憚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爲先生惜且冤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爲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潭故居已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率兩弟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假館所親無寧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道遇疾歸歸幾十日而卒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初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孺人陳氏繼配高氏子一人第之子穀也嘗從子遊女七人長適歸安姚晏餘皆未行孫二人尙幼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數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衣冠圖記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爲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毅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

所不讀又兼通禪理以爲心之故惟聖賢能知之而言之佛與學佛者亦能知之而言之大學正心修身章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相合故嘗謂余云論學貴正而不執然不可雜雜則不正矣蓋其所自得者如此數以所述先生年譜示余余病其未備也乃更參以所聞見及先生文集爲狀如右謹狀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目錄

原命

喻性

說地

說山

三代因革論一

三代因革論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三代因革論四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因革論六

三代因革論七

三代因革論八

西楚都彭城論

辯微論

續辯微論

釋夢

釋拜

釋弁一

釋弁二

釋弁三

釋鉤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駁朱錫鬯舊楊太真傳後

雜記

雜說

張真人府印說

得姓述

卷二目錄

九江考

康誥考上

康誥考中

康誥考下

周公居東辯上

周公居東辯下

顧命辯上

顧命辯下

匏有苦葉說

雄雉說

桑中說

蝦蟆說

有狐說

黍離說

雞鳴說

鴟鵂說

讀晏子一

讀晏子二

讀五帝本紀

讀管蔡世家

讀魯仲連鄰陽列傳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貨殖列傳

讀霍光傳

讀論衡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古今人表書後

三國志書後

諸夏侯曹傳書後

鈴山堂集書後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書後二

楞伽經書後一

楞伽經書後二

天發神識碑跋

乙瑛碑跋

孔羨碑跋

卷三目錄

與紉之論文書

上秦小岍按察書

上曹儼筌侍郎書

答曹儼筌侍郎書

上汪瑟庵侍郎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答吳白广書

答蔣松如書

與湯編修書

明儒學案條辨序

五宗語錄刪存序

子居決事序

先塋記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東湖書院記

新喻東門漕倉記

新喻羅坊漕倉記

胡氏學田記

重修萬公祠記

遊羅漢巖記

東路記

遊翠微峯記一

遊翠微峯記二

重修瑞金縣署記

東麓先生家傳

后谿先生家傳

少南先生家傳

香山先生家傳

衷白先生家傳

避庵先生家傳

南田先生家傳

羅臺山外傳

謝南岡小傳

二僕傳

後二僕傳

紀言

書山東知縣事

書王麗可事

書劉之協事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新脩文昌宮碑銘

文昌宮碑陰銘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海會庵放生河碑銘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敘

卷四目錄

南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袁公神道碑銘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張泉文墓志銘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寧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饒府君墓志銘

饒陶南墓志銘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張府君墓志銘

刑部江蘇司主事曹君墓志銘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楊寬汀墓志銘

徐恭人墓志銘

甘宜人墓志銘

姜太孺人墓志銘

李夫人墓志銘

董孺人權厝志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女壘壙銘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王威石記

魏武冢石記

祭張泉文文

右大雲山房文集初集四卷目錄瑞金陳運青雲梁排次讐校凡雜文一百六十篇嘉慶十有六年五月刻於京師琉璃廠工允雜不應尺度且未竟九月補刻并修治於常州府小管前以棄本篇自爲棄不用漢唐寫書首尾相銜法爲日若干而竣二十年三月武寧盧宣旬幼眉改定二十篇入外集復刻于南昌甲戌坊附通例于後憚微子居自爲序錄曰憚氏著于南宋自方直府君十一傳而至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魏東麓府君三傳而至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敬于府君入

本朝四傳而至子渭府君士璣子渭府君生先府君輪子渭府君好讀書飲酒鼓琴先府君無所嗜好于世事無所阿三十年教授窮山中教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

大雲山房文稿 初集目錄

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文予是復反而治小學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所發也時于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茫茫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滅嗜欲暢情志嗜欲滅則不滑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旋走京師遊中原兩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敏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曰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曰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曰變氣爲之心之曰變神爲之神之變速于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于神皆有所闕焉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曰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與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史記曰擇其言尤雅者著于篇可以觀矣雲渠所錄皆嘉慶建元以後論議謹以年次其目錄庶得失進退有以自考焉其考定入外集者目錄皆刪之所存如左

嘉慶元年在富陽四月往貴州十月至江山得文七首

與初之論文書

東麓先生家傳

遜庵先生家傳

南田先生家傳

紀言

劉先生祠堂銘

王盛石記

二年八月至常州得文二首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女學壇銘

四年在常州九月至京師得文十一首

讀晏子一

讀晏子二

先塋記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后谿先生家傳

少南先生家傳

香山先生家傳

東白先生家傳

書山東知縣事

書王麗可事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五年在京師六月至新喻得文九首

喻性

三代因革論一

三代因革論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三代因革論四

釋弁一

釋弁二

釋弁三

釋鉤

六年在新喻七月至南昌十二月還新喻得文十六首

說山

釋夢

九江考

康誥考上

康誥考中

康誥考下

周公居東辯上

周公居東辯下

桑中說

蝦蟆說

有狐說

讀論衡

三國志書後

諸夏侯曹傳書後

上秦小覲按察書

答蔣松如書

七年在新喻得文十三首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張真人府印說

匏有苦葉說

雄雉說

黍離說

雞鳴說

鷓鴣說

東閣書院記

新喻東門漕倉記

新喻羅坊漕倉記

胡氏學田記

張皋文墓志銘

祭張皋文文

八年在新喻得文六首

鈴山堂集書後

與湯編修書

新喻文昌宮碑銘

新喻文昌宮碑陰錄

徐恭人墓志銘

董孺人權厝記

九年在新喻六月至南昌得文七首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書後二

二僕傳

甘宜人墓志銘

李夫人墓志銘

饒府君墓志銘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十年在南昌四月至瑞金得文四首

遊翠微筆記一

遊翠微筆記二

曹獲麟之協事

姜太孺人墓志銘

十一年在瑞金四月至南昌十一月還瑞金得文十一首

雜記

顧命辯上

顧命辯下

楞伽經書後一

楞伽經書後二

上曹儼笙侍郎書

答吳白广書

東路記

謝南岡小傳

後二僕傳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十二年在瑞金得文六首

上曹儼笙尚書書

重修萬公祠記

遊羅漢巖記

海會庵放生阿碑銘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寧都州學正陳君墓志銘

十三年在瑞金五月至南昌六月回瑞金十月復至南昌得文十五首

原命

說地

駁朱錫鑒書楊太真傳後

讀五帝本紀

讀管蔡世家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貨殖列傳

讀霍光傳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古今人表書後

上汪誥庵侍郎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子居決事序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十四年三月還瑞金七月至南昌得文九首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因革論六

三代因革論七

三代因革論八

雜說

得姓述

重修瑞金縣署記

饒陶南墓志銘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十五年在南昌十一月至常州得文十首

天發神讖碑跋

乙瑛碑跋

孔羨碑跋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晏公神道碑銘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張府君墓志銘

刑部江蘇司主事曹君墓志銘

鷄武家石記

十六年在常州二月至京師八月還常州得文十四首

西楚都彭城論

辨微論

續辨微論

釋拜

明儒學案條辨序

五宗籍錄刪存序

羅臺山外傳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楊實打墓志銘

前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凡文之事曰典與者所以尊古也若單文無故實則比于小學諸書當時語據制

詔及

功令是也曰自己出毋勦意毋勦辭是也曰審勢能審勢故文無定形古之作
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者必稱其物也言事言理
言情皆以之請以質當世之君子

原
书
空
白
页

原命

無形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形知無形無氣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氣知無氣夫氣有不嘔然而和者乎穆然而肅者乎其嘔然者非秩然而序無以大其穆然者非攸然而通無以久其序而大通而久者不有其孰然者乎是故仁也義也禮智與信也五者與氣俱者也雖然氣行矣氣之通無以生氣之不及無以生其生形者皆氣之中也人之生形也得中之中得中故無過而仁無柔義無躁禮無飾智無詭信無固也得中故無不及而仁無忍義無慈禮無信無信無歧也是故五者與形俱者也雖然形生矣天有時焉地有宜焉物有應焉氣之清者淒焉濁者渾焉清而濁濁而清者枉焉於是乎有氣之病雖然形生矣而渾渾濁濁而胚胚焉而愚愚焉嘔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穆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秩然攸然孰然者不行而不止乎于是乎有氣之流是故五者有過焉而柔而躁而飾而詭而固焉且有不及焉而忍而慈而肅而蒙而岐焉過不及之至五者互相賊而害仁害義害禮害智害信焉相賊之至五者各相反而賊仁賊義賊禮賊智賊信焉是惡也然其所以生皆中也中皆善也善者所以爲命也命者所以爲性與情也是故知命爲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性之善見知性爲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情之善見命性情皆形乎氣止乎形者也而形氣之善見知形氣之善而無形無氣之善見矣故曰以有形知無形以有氣知無氣也

喻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言性者主孔子之言而已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宋之程子爲之說曰孔子言氣質之性也性之本即理也孟子之言性善者此也噫性一而已孔子言其一孟子又言其一聖賢固若是乎哉是說也吾不敢以云吾之言性主孔子之言而已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爲之說非也何以言之性者自乎人而自言之者也自乎人而自言之蓋邦實乎氣質者也善者自乎性而自言之者也自乎性而自言之蓋萌達乎氣質

者也孔子孟子之言皆言此性也何以言之性者具於心者也性之發爲情轉情而行者爲才才者知與能是也是如火然熾然而耀心之知灼然而然心之能炎然而上心之性上者火之性也善者人之性也情則自善而之惡其返也自惡而之善才之所至如其情是故熾然者上行而耀下行而耀旁行而亦耀心之知知善能盡知惡亦能盡也灼然者上行而然下行而然旁行而亦然心之能爲善能達爲惡亦能達也唯炎然而上者抑之下則游障之旁則搖其炎然者得陳則越焉何也其性也是故火之性上行之時其性上旁行下行之時其性亦上旁行下行之時其性亦善之時其性亦善爲善之時其性亦善爲惡之時其性亦善不爲善不爲惡之時其性亦善也堯舜湯武皆性善也誤聽賊者不以爲愚以爲聖驕驕受之其性善也若是者孟子之言也其同於孔子奈何曰善也者統乎智與愚言之也近也者別乎智與愚言之也上下也者極乎智與愚言之也其善何也曰性也其近何也曰性也善故近也近故無不善也是故智之性亦善也愚之性亦善也上智下愚之性皆善也其智愚上下何也曰才也其智愚而移何也曰情之遷也其才能赴之也是習之驗者也其智愚上下而不移何也曰才之不遷也其情不能強之也是習之不驗者也性有平才發乎情習動乎情端乎才養不移者知與能爲之也才也非性也是故才行乎情之善其性之善無餘兩之加也才行乎情之不善其性之善無餘兩之耗也故曰善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命言性而善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情言性而善者也故曰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爲之說非也雖然人之才有智愚有愚焉有上下焉其上下之中抑有大小焉聖與聖十其量賢與賢百其力庸與庸千其用愚與愚萬其爲束縛而庸庸積薪而熾熾焚山燎原而萬人皆御走皆如其分之所至而已是火之才也而豈火之性哉曰堯舜湯武瞽瞍皆性善是無差也無差者理也其何異於程子之說歟曰程子之言善離氣質而言也吾之言善不離氣質而言也夫火之炎然而上非火之氣質爲之耶且如程子之說有氣質即有不善是與於性惡之說也曰然則由子之說謂氣質無

惡可乎曰非也向固言之矣言氣質者兼言知與能各有其善惡火之熾然灼然是也言性之善者不兼言知與能火之炎然是也無智愚上下之殊曰孟子之言性皆言氣質乎曰無氣質是無性也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性也有命焉曰形色天性也是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孟子之言也曰修道之謂教則與孔子之言若相發然此傳孔子而之乎孟子者也韓子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是以才言性也戾乎孟子即戾乎孔子者也以為粗孔子非也

說地

凡形附形凡氣合氣土石形也而息氣焉氣液形為水水亦形也土石水附而地立焉火純氣而見形其形皆氣也凡形之氣亦為火其合也形不能開則天也形附形是故為之翔必止人與獸之走必踐木草之根必植魚泳物也泳於水亦附也氣合氣是故為土石為水為為為人與獸為草木為魚其氣皆天也而息焉而液焉而翔且走且植且泳焉雖然土石水形勝而繫乎地者也火氣勝而繫乎天者也萬物形氣均而繫乎天地者也人者首陽而足陰故縱生為獸魚腹陰而背陽木草本陰而末陽故逆生腹陰而背陽故旁生縱生者首繫天而足繫地焉逆生者末繫天而本繫地焉旁生者背繫天而腹繫地焉其繫天合也繫地皆附也是故地之圓九萬里土石附焉水附焉萬物以其陰陽循而附焉

說山

敬前自京師之泰安將為泰山之游既至郭西二十里停車問逆旅主人泰山所在主人指車前翼然者曰主山也最上為封禪臺敬以為不然而意中東望海西望秦南望吳門之泰山何止若是至縣同年生華君榕端為之牽其有是山北面指曰何如則向之翼然者而已敬大詫以為泰山負我已而華君具三日糧而登登三之一城郭人民如蟬蟻風聲驟然再登但徠諸山如土封之徑地五汶之交如帶至封禪臺而雲氣可下視矣蓋天下事期之者甚過大率不能如吾之慮而遠卑小之則吾之知將反有所不實焉是故君子不以古人

之能概今人則可以交士大夫不以古人之事概今事則可以適家國天下之用後以使事自黔返楚舟過彭蠡湖南之北廬山橫起際天舟行一日山如近接舟首及至屋宇泊舟支閣下之石隄而山不可見其隄長二里所高數丈舟隄其下為所障故不復見廬山噫以廬山之高且大拔見數百里之外而障於是隄非舟之近隄過其數是故君子無近小人則大人之蹟不為所障無近小事則大事之方不為所蔽子由子寬從敬於渝水將就試京師二山皆所道也作說山以告其行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操創而為局也求其弊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乎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樂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威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剩之餘搜拾遺軀蠲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遠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乎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遺可無憾焉

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

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國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于郊者也賦出于遠者也言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邪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于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十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于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國有可以齊于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子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于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子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勸于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誠義以詐力吞噉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遠相襲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割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與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于封國之後復大啓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

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契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于其間也其山川之與則有時其鄰國之錯則有時其都邑之系屬則有時越千五十七十百里者有之越千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風隰斥鹵壤壤得其理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

本朝惠學先生據之謂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據外傳而與外傳歧又封采之數五等多寡不畫一不可從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治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于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于黃帝廢于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已來已定溝洫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制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者矧于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尚有進焉